

Oscar Wilde

De
Profundis

自深深处

[英国] 奥斯卡·王尔德 著

朱纯深 译

译林出版社

Oscar Wilde

De
Profundis

自深深处

[英国] 奥斯卡·王尔德 著
朱纯深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深深处 / (英) 王尔德 (Wilde, O.) 著; 朱纯深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447-5218-3

I. ①自… II. ①王… ②朱… III. ①书信集-英国-近代
IV. ①I561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9187号

书 名	自深深处
作 者	[英国] 奥斯卡·王尔德
译 者	朱纯深
责任编辑	孙 茜 张媛媛
原文出版	Rupert Hart-Davis Ltd, 1962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1.875
插 页	4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218-3
定 价	3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译序

落叶听风

如果真有天上人间，那么天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应该够热闹的了，有钢琴诗人肖邦浪漫的琴声，有神童比才以命相许的《卡门》火焰般的身影，还有普鲁斯特水一样不绝如缕的意识流淌……而这中间，当然了，少不了王尔德那华美的文字和机警的嬉笑怒骂。

人间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呢，则静静的宛如一个老者，在花都巴黎的车水马龙中，保守着一份沧桑阅尽的肃穆。在这里，鸟雀的喧闹与墓门人像的沉默、落叶的枯黄与碑碣前鲜花的艳丽、逝者与生者、历史与自然，共呈于眼前，足以让人从闹市中取一份三明治，偷得浮生半日的忘却，沿着似乎同历史一样幽长的园径，在这 118 英亩的宁静中徜徉，或悠悠思古，或怆然涕下。

风会不时地吹过，卷起草地上的落叶，时而滚滚如浪，沿路舞之蹈之地追寻着什么，时而翩翩似蝶，在蓝天里轻扬，在绿树间嬉

闹，好像要还返往日的青葱岁月。借着风，落叶似乎有了魂灵，借着叶，风似乎有了声音。或者说，借着风和叶，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居民找着自己的话语，众声喧哗地向造访的有心人弹奏着一曲曲绝唱，讲述着一则则旷世的往事。

因为《自深深处》的缘故吧，在这落叶风声里，听得到王尔德从调侃世间百态的不羁，到牢底心底中对悲怆的体认。风中飘落的字字句句，便如黑白键上奔泻而出的滑奏，展现着一个天才从天上到人间的陨落，或者，更应该是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。当然，一个人听到了什么，取决于他想听到什么。

也许，有人在这片片落叶中听到了流水账似的絮叨，或者欲言还休的情话，或者痛不欲生的悔恨，或者一段未必惊世但却骇俗的名人情史。但也有人听到了铅华褪尽、苦情尝遍之后的旷达与救赎，听到了以基督自况的 passion。是的，是 passion——既是不能自己的激情，又是殉道者赴死的受难历程。殉道，难道不是激情的最高境界吗？

当然，不管人们听到了什么，王尔德是不会也不屑去理的。他自己关心的是在绝对的谦卑中与自己灵魂的交谈：“当人同灵魂相交时，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单纯”。而这种出自童心的文字，李贽将其标举为“绝假纯真”之至文。至于那些“事假事、文假文”的假人，王尔德则斥之为“是别人的人。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想法，他们的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，他们的激情是袭人牙慧的情感”。

正因为这样,王尔德认为儿童是“人们学习的楷模”,是“长辈的榜样”。认识到儿童是完美的,是一次归零,也是一次灵归,一次灵魂的回归。

这是一个灵魂历尽流水落花春去之后归来的私语。是私语。因为这封信的读者本该只有一个,其他人在本质上都是闯入者、窃听者。能读到私语的阅读,应该是一种感恩的阅读,应该在阅读中感恩。是这么一个灵魂的言说,让后人无论是在大庭广众,还是在天地间私密的一隅,都能无风无雨、不惊不怖地旁听它变化无定的心境、旁观它陨落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升华。

要听到这出自童心真心的言说,需要一份舍己的敏感和同情。王尔德自己说了,“不是用眼睛看,用耳朵听。眼睛耳朵不过是传递感官印象的通道而已……是在头脑里罍粟花红了,苹果香了,云雀唱了”,“一事一物,是什么样子,取决于我们看它的方式”。庄子一语道破,这样的文字,要“听之以气”:要听到悲怆之中的大爱,要听到作者与万物灵魂之间微妙的同情,就得虚而待之,就得听之以爱心,听之以纯真之心。

因此,听到了什么,又取决于用什么去听。而听到了什么,又决定了听者到底是在陪作者巡视阴沟,还是眺望星空。

阅读中的聆听,应该是一份是很个人、很令人谦卑的经验,是要怀着谦卑之心去让自己耳濡目染的。对读者,对译者,都是这样。只是译者必须把自己个人的这份经验形诸笔墨,公之于众,如果他

幸运的话。万一他更幸运的话，有人喜欢上这份经验的分享，那他便得很感激地喜出望外了。

谈翻译好像都得比较。但正因为翻译同写作和阅读一样，是一种很个人的经验，所以除了技术因素的比对之外，对不同译文作主观的褒贬臧否，并不是特别有意义。翻译并非比赛，各译本应该是自立于原作和其他译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。就象辛、苏的咏月词，各自都是对中秋月夜的“翻译”，可以各自欣赏，根据读者个人喜好和品味去看待，但无谓去对比其诗艺的高下，也无谓拿它们去与共同的原作中秋月夜相比了。

译者在原作中听到的是风还是水，读者又在译作中听到的是风还是水，取决于他们想听到什么，以及用什么去听。而翻译，怀着谦卑、虚着心从事的翻译，是要将人的思绪和目光带回转，投向对生命、对存在的思考。正是这种对生命、对存在的叩问，在芸芸歌风花咏雪月的篇什中成就了苏、辛还有张若虚等的旷古绝唱。

任何一种艺术方式，不管其表现的“雅”“俗”，如果关心叩问的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，而非张扬某一特定的风尚潮流，或者出于虚荣在炫耀个人的技巧或机巧，那就是高尚的。换言之，将一时一地的价值判断或文化好恶置于生命的聚光灯下鞭挞叩问，从而彰显人类于天地间存在的意义，这是林林总总表现技巧必须为之服务的艺术——推而广之人类各项心智追求——的终极意义。

如果不跟这一终极意义相关，那翻译中常常谈论的押韵、句

长、词数、对仗等,就显得苍白了,遑论“美”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,耽于技巧演示的所谓艺术,不论是将自然世界翻译为文字的“创作”,还是将一个文本世界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“翻译”,即便脱得了俗气,也落得匠气了。

真心的翻译,无不是有感而发、而非因名而发的童心之作,追求的是“与天为徒”的神采和韵律,“至道通而集于怀”的浩然之气。这样的翻译,不但是艺术,更是生活的方式,看世界的方式。

至于说有些译文错误百出,那或许是译者训练不足,因此就不能算是专业意义上的“译者”,或许虽然训练足够,但对翻译不存敬畏之心,因此也不能算是生命意义上的“译者”。喜欢坐的板凳都不冷,因为那翻译的一刻,是与他人、与自己生命非常私密的交谈,是一种得失寸心知的 **painful bliss**。如果一个译者能与笔下人物同哭同笑,那译文也就有生命了。因此,对翻译本体的审辨和思考,是超越技术评判的哲学,否则翻译永远只是个语言学习和检测的手段,而非人类赖以生存的居所。

另一方面,如果要对“大师”“大家”译作褒奖的话,那要问的是先译得好才被目为大师大家,还是先罩在“大师”等的光环下让人不能说不? 生命意义上的译者并不需要什么头衔。他们静静地聆听原作,默默地舒怀命笔,而后悄悄地期盼、感激有人阅读,尊

重的是同读者心灵交通的纯粹与真实。

此中涉及的，既非文章的价值、境界的雅俗，也非作 / 译者敝帚自珍的情结或对信心与责任的秉持，而是文本与作 / 译者的关系。如果认同罗兰·巴特“作者之死”这个观念，那作者（包括译者）之“死”，既解放了文本，使阐释不再囿于作者的意图或其他外在因素而成为大众灵感的源泉，也解放了作者，使作者的命运或名声不用因某个时代对其作品的褒贬评论而浮沉。

在小说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前言，王尔德开宗明义提出了艺术的目的乃是展现艺术、隐去艺术家。紧接着他又颇带点后现代范儿地说道，*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. The highest, as the lowest,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.* 姑且译为：评论家这种人，能以另一种方式或新的材料翻译出自己对所美的事物的印象。评论的最高形式，一如其最低形式，是一种方式的自传。

翻译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评论，正如所有的评论都是一种翻译。译者论者，将自己对所美的事物的印象翻译出来时，都是在以某种方式书写着自己。

阅读的尽管阅读着，翻译的尽管翻译着，评论的尽管评论着。王尔德自己呢，仍然在唇印的簇拥下，如斯芬克斯般地守在路边，用其独特的文字，在落叶风声中为那些以阅读、评论、翻译凭吊他

的后人铺陈着一出“漫长而美丽的自杀”——如 Melissa Knox 写的传记书名所说,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。

朱纯深

2014年11月24日

于香港家中

目 录

译序	1
自深深处	1
De Profundis	175
译后记	359

雷丁监狱 1897年1—3月

亲爱的波西：

1

经过长久的、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，我决定还是由我写信给你，为了我也为了你。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在漫长的两年囚禁中，除了使我痛心的传闻外，连你的一行书信，甚至一点消息或口信都没收到。

我们之间坎坷不幸、令人痛心疾首的友谊，已经以我的身败名裂而告结束。但是，那段久远的情意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，而一想到自己心中那曾经盛着爱的地方，就要永远让憎恨和苦涩、轻蔑和屈辱所占据，我就会感到深深的悲哀。你自己心中，我想，将会感到，当我孤独地卧在铁窗内服刑时，给我写信要胜过未经许可发表我的书信，或者自作主张地为我献诗；虽然这样世人将一点也不知道你的所为，不管你选择怎样充满悲哀或激情、悔恨或冷漠的言辞来回应或者叫屈。

毫无疑问这封信中所写的关于你还有我的生活，关于过去和将来，关于美好变成苦痛以及苦痛或可成为欢乐，个中很有一些东西会深深伤到你的虚荣心的。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就一遍又一遍地把信重读吧，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除灭。假如发现信中有你什么你觉得是把你冤枉了，记住应该感谢世上竟还有什么错失，可以使人因此受到指责而蒙受冤屈。假如信中有哪怕是一段话使泪花蒙上你的眼睛，那就哭吧，像我们在狱中这样地哭吧。在这儿，白天同黑夜一样，是留给眼泪的。只有这个能救你了。假如你跑到你母亲跟前告状，就像那次告我在给罗比的信中嘲弄你那样，让她来疼你哄你，哄得你又飘飘然得意忘形起来，那你就全完了。假如你自己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，过不久便会找到一百个，那也就同过去的你毫无二致了。你是不是还像在给罗比的回信中那样，说我“把卑劣的动机归咎”于你？啊！你的生活中可没有动机。你只有欲念而已。动机是理性的目标。说是在你我的友谊开始时你年纪还“很小”？你的毛病不是少不更事，而是对生活懂得太多。少男岁月如晨曦初露，如鲜花初绽，可那纯洁清澈的光辉，那纯真向往的欢乐，已被你远远抛于脑后了。你脚步飞快地，早已从“浪漫”跑到了“现实”，迷上了这儿的阴沟以及生活在里边的东西。这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惹上麻烦，向我求助的；而我，以这个世界的眼光看是不明智的，却出于怜悯和善意出手相助。你一定要把这封信通读，虽然信中的一词一语会让你觉得像外科医生的刀与火，叫细

嫩的肌肤灼痛流血。记住，诸神眼里的傻瓜和世人眼里的傻瓜是大不一样的。艺术变革的种种方式或思想演进的种种状态、拉丁诗的华彩或元音化的希腊语那更丰富的抑扬顿挫、意大利托斯卡纳式的雕塑、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调，对这些，一个人可以全然不知，但却仍然充满最奇妙的智慧。真正的傻瓜，诸神用来取乐或取笑的傻瓜，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。这样的傻瓜，我曾经当得太久了，你也已经当得太久了。别再当下去了。别害怕。恶大莫过于浮浅。无论什么，领悟了就是。同样记住，不管什么，你要是读着痛苦，那我使它形诸笔墨就更加痛苦。那些无形的力量待你是非常好的。它们让你目睹生活的种种怪异悲惨的形态，就像在水晶球中看幻影一样。蛇发女怪美杜莎，她那颗能把活人变成顽石的头颅，允许你只要在镜中看就行。你自己在鲜花中了然无事地走了，而我呢，多姿多彩来去自由的美好世界已经被剥夺了。

一开头我要告诉你我拼命地怪自己。坐在这黑牢里，囚衣蔽 4
体，身败名裂，我怪我自己。暗夜里辗转反侧，苦痛中忽睡忽醒，白日里枯坐牢底，忧心惨切，我怪的是自己。怪自己让一段毫无心智的友情，一段其根本目的不在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友情，完完全全左右了自己的生活。从一开始，你我之间的鸿沟就太大了。你在中学就懒散度日，读大学就更不堪了。你并没有意识到，一个艺术家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，也就是说，作品的质量靠的是加强个性的艺术家，其艺术的发展要求思想的默契，心智的氛围，安

详悠静的独处。我的作品完成后你会钦佩赞赏：首演之夜辉煌的成功，随之而来辉煌的宴会，都让你高兴。你感到骄傲，这很自然，自己会是这么一位大艺术家的亲密朋友，但你无法理解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那些必备条件。我不夸大其词，而是绝对实事求是地要你知道，在我们相处的那个时候，我一行东西都没写。无论是在托基、戈灵、伦敦、佛罗伦萨，还是其他地方，只要你在身旁，我就才思枯竭，灵感全无，而除了那么几次以外，我很遗憾地说，你总是待在我身旁。

比如，就举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，记得是在1893年9月，我在5圣詹姆斯旅馆租了一套房间，这完全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写作，因为我答应过约翰·赫尔写个剧本，却完不成合约，他正催着要稿呢。第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。我们就你的《莎乐美》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，这的确并不奇怪。因此你就退而给我写些愚蠢的信纠缠这件事。那个星期我完成了《理想丈夫》的第一幕，所有的细节都写好了，同最终的演出本一样。可第二个星期你回来了，我简直就无法再动笔了。每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来到旅馆，为的是有机会想想写写，省得在自己家里，尽管那个家够安宁平静的，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打搅。可是这份心思白费了。十二点你就驾着车来了，待着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，到那时我只好带你去皇家咖啡座或伯克莱用午餐。午餐加上甜酒，一顿通常吃到三点半。你到怀特俱乐部歇了一个钟头，等下午茶时分又出现了，一待就待到更衣用

正餐的时候。你同我用餐，要么在萨瓦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。照例我们要等到半夜过后才分手，因为在威利斯菜馆吃过夜宵后这销魂的一天不收也得收了。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过的生活，天天如此，除了你出国的四天外。当然我过后不得不到加莱去把你接回国。具有我这样心地禀性的人，那情形既荒诞又具悲剧性。

现在肯定你必得意识到这一点吧？你一个人是待不住的：你 6 的天性是这样迫切执拗地要求别人关心你，花时间陪你；还要看到你的心智缺乏持续专注的能力：不幸的偶然——说它偶然，因为我希望已不再如此——即你那时还无法养成在探索智性事物方面的“牛津气质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个人从来就不能优雅地玩味各种意念，只会提提暴烈的门户之见——这一切，加上你的各种欲望和兴趣是在生活而不在艺术，两相巧合，对于你本人性灵教养的长进，跟对于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工作，具有同样的破坏性。你现在必得明白这一点吧？把同你的友谊，跟同像约翰·格雷和皮埃尔·路易斯这样还要年轻的人的友谊相比时，我感到羞愧。我真正的生活，更高层次的生活，是同他们和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。

同你的友谊所导致的恶果暂且不说。我只是在考虑那段友 7 谊的内在质量。对于我那是心智上的堕落。你具有一种艺术气质初露时的萌芽迹象。但是我同你相遇，要么太迟要么太早了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你不在时我一切都好。那个时候，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那年 12 月初，我劝得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后，就重新拾起、再度

编织我这支离破碎的想象之网，生活也重归自己掌握，不但完成了《理想丈夫》剩下的三幕，还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，《佛罗伦萨悲剧》和《圣妓》。而这时，突然之间，不召自来，不请自到，在我的幸福生死攸关的情形下，你回来了。那两部作品有待完稿，而我却无法再提笔了。创作它们的那份心境永远也无法失而复得了。你本人现在已有一本诗集出版，会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这都是你我友谊的核心里一段不堪回首的真事。你同我在一起时便绝对是我艺术的克星，而我竟然允许你执拗地隔在我和艺术之间，对此我羞愧难当，咎责难辞。回想起来，你无法知道，你无法理解，你无法体谅。而我一点也无权指望你能做到这些。你的兴趣所在，不外乎餐饭和喜怒。你的欲望所寄，不过是寻欢作乐，不过是平平庸庸或等而下之的消遣享福而已。这些是你稟性的需要，或认为是它一时的需要。我本来应该将你拒之门外，非特别邀请不得登门。我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的软弱。除了软弱还是软弱。半小时的与艺术相处，对于我总是胜过一整天地同你厮混。在我生命的任何时期，对我来说任何东西只要与艺术相比，便无足轻重了。但就一个艺术家而言，如果软弱使想象力瘫痪，那软弱就不亚于犯罪。

我还怪自己让你给带到了经济上穷困潦倒、信誉扫地的穷途 8
末路。我还记得 1892 年 10 月初的一个上午，同你母亲一道坐在布莱克奈尔秋风渐黄的树林里。那时我对你真正的性格知道得很